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史論四

三良論一首

張辟強論一首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一首

漢斬丁公論一首

周昌相趙王論一首

秦穆公諡繆論一首

鄴文終侯論一首

荀息論一首

崔烈論一首

石碣論一首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

莫或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集作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為忠也乎集作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蜀作詐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集作猶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曹蕭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強論

前人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后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嚮使留侯尚在集作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集作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為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必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年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文粹固矣共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

歿勿鄙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
蜀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
士儻才出於世豈授其給說哉嗟呼與其圖之於難豈若
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
產以報韓結客以徂文粹作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
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
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勳者先
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
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集作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

其本封勝其上集作爵賜集作之以斧鉞分之以鍾彝休

戚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

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

申之以鐘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

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豈當更

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謂文天子命其

器可也謂周天子享晉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不

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及乎

幹剗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

於邲鄆王勞之以地謂陽樊茅陽人不服陽樊大邑晉侯

圍之乃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

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
宜讓曰臣重耳以渺渺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
王少違宗祐集作廟臣敢興下國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
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
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為畿內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
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尊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
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
周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
乎典禮也謂請隧不許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
集作萬非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已上周襄王之言且王之所錫集作賜田皆在周甸也王

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集作能制晉也如力足制
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
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
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漢斬丁公論

忠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五字文粹集本作蓋欲委身以事王不以猜誤貳
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集作也上有
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誤之足入乎上有忌逾乎進
不逾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聲懼乎心不懼乎事
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省集作息
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

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誤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於心機媚於聲氣不思己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四字集作必文料是辯

說而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幸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誤而去項乎

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

而就此果竭集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

者也則丁公臨敵無殺誠惻隱之心者也豈有猜誤辯說

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必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

者謂淮陰侯淮南王內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

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當因集作丁公就刑未

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邪集作也悲夫

周昌相趙王論

前人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

久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

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

也呂后之性剛也漢高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輟

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

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

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則

呂后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

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冤戮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呂后之命集作產祿之謀不能當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奈何誤用

秦穆公諡繆論

前人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絲絲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絲是高辛唐堯誠用之

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

天下知之又其從也皆足以相人國趙襄顛頡如先立之

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

公反集作取公子繫之言謂公子繫曰君若求置晉君以

者以滑乃置先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謂

里克以汾陽文粹作晉之田百萬不鄭負蔡之田七十誅

本立之臣惠王二年春殺里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

也故生民興誦謂與人誦曰倭之不死者無報謂惠公即

於外也世子而卒身獲於秦公以九月歸而子殺於文粹晉謂十

文萃作三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走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是也 嗚呼致是也非

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耶集作也 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鯨

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蝸為社

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

為繆尚疑其諡得斯文也可以諡繆為定

鄼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汗

者豈非欲刑一作刑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

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

者雖貪瀆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 何之

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荀息論

牛希濟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於新城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羣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

卓子留於宮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具無猜貞也

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

無益也不如立卓子於朝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一作石言矣我欲復言然

為一作謂人已乎里克殺卓子於朝荀息死之丘明褒之曰

詩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

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政之臣顧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於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歎之有且獻公以荀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今二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託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幼穉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利於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疑周於姬氏之黨乃嬖之疑寵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黨不可以立乎非己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於子矣

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具

疑作其

為虐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乎若羣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能討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溝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荀息所能也是以憲宗彌留之日內外疑恐姦邪之人畏蓋一無蓋字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盡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然曰當問大臣此非中殿事告者遽退杜黃裳時為庶子亦以玉佩繫上陽周一作問太子安否及臨慰勤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中覩天顏哀毀之狀莫不相顧而泣又憇萬國之得主也即深謀遠慮於

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
難遺詔擇立以為之常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
密建議奉迎位既乃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
新君受賜之地遷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
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
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輪
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轂狀官者謂之金
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歔流涕不忍執筆其子
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
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興誅戮當動搖天
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

崔烈論

疑閣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所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
由不如荀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
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繆歟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略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
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權酷租算之外方許民間竭產
助國出金贖罪貨錙以為郎以為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
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烈常以賄
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為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
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桓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
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

為時貨宰相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宰相若
千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
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
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
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
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
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
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
令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
謀即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八十萬者望二十
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在民髮與骨髓尚未

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為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為之

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為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

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而行之而已且烈之

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

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於鄰里鄉黨矣其賄

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家謀

且曰烈為相矣不如是則羣道疑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

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河左傳者辛有知其必戎作

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狗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

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

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

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
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
國家者不亦過乎

石碯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
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
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
而自立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
君之子或朝於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
於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於王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

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
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
碯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
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

一有字

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

方教子

一作

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謀

為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遊
必將從之况於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
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為臣不忠
為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
知州吁之必能為亂也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哉
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於戮不能救

亂以安其國不能 君以全其子莊公之志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 况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磬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必危於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後欺而誅之日磬怒其子與宮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日磬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磬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反為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計斯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弑其父為臣弑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也是以吾禁子之遊且吾為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石厚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碯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為罪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絕嗣今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於幕

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忘
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
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
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隋后曰臣智力
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
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
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修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
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秦穆公諡論

注文百萬七十萬文粹作方百里七十里
按國語注云百萬百萬畝也七十萬七十
萬畝也當從英華又黃金三十鎰國語作四十鎰
倭文粹作侯之不侯據國語當作倭之見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雜論上

與邢邵議生滅論一首 勞生論一首

愚夫哲婦論一首 解詰論一首

君子無屈論一首 擬公孫龍子論一首

寢論一首 丐論一首

漫論一首 化虎論一首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一作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

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十八字一作弼曰物之未

以為疑因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

一作來望各遂其性答 一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

言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 北史將卜魚腹

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 北史使北辰降光龍宮韜 一作牘

孰如所謂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

於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

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

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 一作還生

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

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焉朱之明

一作能覩雖將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

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方

之 一作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

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

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

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 一作與形

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

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

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眾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

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

秋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顯 一作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

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恆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况乎一作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然於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為鴛則以無論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貳一作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一作蝎造化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

而違孔皆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一作取於適裏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一作皆此齊書本傳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一無五十羸

老云至追維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罷羣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行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一作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

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

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一作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

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
 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一作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 纓受暑韉鎌仁
 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於倒置一作躓 憂勞惣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
 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馬側
 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一作疾心 豈徒蟲惜春蠶一作鵠
 怯腐鼠同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
 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

明俛脰就鞅跼躅一作屏迹 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謚郭

槐一作淮非 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一作池魚耳聽惡來之

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斂笏升階汗流浹

背蜀一作管 客之踵躋焦原比一作匹 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

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

耳當今運祚一作泰運 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

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

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

候南山之朝雲覽北戶一作堂 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

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

夕談稼穡一作積穀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一作

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

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

輕罹羅於數澤五衢四照忽斧斤於山林余晚植昌辰遂

其弱質一作尚顧一作觀人事之殞落一作隕眠一作觀時路之遭

危立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

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

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

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

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

悠悠遂一作遠古斯數一作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子

一作卿搗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

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阜蓋填閭實之里皆如

脂如韋俯僂匍匐嗽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

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一作貢文馳豔姬美

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

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

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

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

激矢雀羅蹙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
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少乏藝服一作有不恥

不仁不畏不義罔一作非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一作寇慎劫人厚自封

殖研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嗤鄙一作未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

官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

無擔石不齎一作費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

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

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何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迹礫石變為珪瑜一作成瑜

瑾良莠化為芝蘭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

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一作皆隋書本文

愚夫哲婦論

謝偃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

衣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稟性頑魯不閑貨殖既而父終兄

喪生計歸之每有貨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歎

曰若此子家貧無日矣夫常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燕

石魚目而還妻覩而誚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乎

於是愚夫乃作色鬚攘袂瞋目顧而呵其妻曰吾訪肆

人皆云美玉也問諸夷咸云美珠也吾固先訪而後市先問而後買豈吾專擇而擅取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石異體殊目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絕但子愚昧未詳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在彼子何預焉故有離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之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今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聾瞽之事也豈有耳目者所為哉於是夫妻怨競累日不息時鄰家有寓居遊士聞而歎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若行君子之道身至困而道不屈苟失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桀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

桓魋傷孔子臧倉毀孟軻小人見之曰為善多屈也不善而伸人一字無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作或忙攘失道昧邪以為正乃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絕仲由就醢泄治誅於陳屈原沈於湘是也為德行伸於德行為言語伸於言語為政事伸於政事為文學伸於文學自此以來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嘗不出於人也不伸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不正言德行之妖辨之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為妖而不知困將至而乃怨是由大惑也至於六藝百工苟得其道亦伸也嗚呼人以貴尊極為道不屈余以道尊名遠為道伸文王伸於王道周公伸於輔相孔子孟軻伸於儒學都至疑賤道愚人謂之屈而

不為也。聖賢苟利於人，隱其身亦不恥，而乃為也。稷播殖，禹治水，伊尹負鼎，太公屠釣，是也。自舜至於丘軻，道皆同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苟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前人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為文學，伸於文學之說，或詰弘慶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未數所以酬也。及審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興，讀書則思君子之載言，讀禮則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未

嘗收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疑伸也矣。曷來謂為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性命之未達，諷興之未深，載言之未當，防亂之未至，虛譽之濫彰，此乃朋友情也。非吾之咎語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余年去三十尚二年矣，則去四五十尚十年二十年矣，足得聞疑其心術實其文舉疑也。余又何畏哉？若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至聖終於下位，顏生至賢竟歿於陋巷。顏孔以來，則歷書史聖賢尚屈於進取。况聖已降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况予得其反，未六七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四十餘矣。今天下一家主聖臣忠，又不可比披靡之周，齷齪之燕，而余生之時非

為不遭也求進為久也前不遠也豈終於寒餒困苦於千萬人之下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
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於汝陽有宗人王
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
澹浮沈罕有知者僕過憩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
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
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
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辯何如僕曰小子何足
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
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
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
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
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
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
其術空其義猶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
也抑可以為聖人之理不足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
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
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
為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辯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

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培一作倍勞羣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辯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答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雁鷺之移於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於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襍紙援翰寫心

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皆疑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沈源而迴驚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寢王計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

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
若大夫問謀對曰大夫集本文粹無此二字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

右以寤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
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

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則假寤其言似不怨主而
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

寤婢集作妾自辨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
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

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
侯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切其奴命曰寤良

氏子孫世在於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幾諫人
主俾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

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為文粹作謂今之君子曾不如郤
侯夷奴耶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
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
與松柏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
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
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
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
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

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
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
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
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
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鸞荷集作倚杖在於路
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
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
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隨
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
之無恥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集作矯然取不容也
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前人

乾元乙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
所為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世
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謾為
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
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
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他效漫
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俯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
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是集作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
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
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前人

都昌縣大夫張繫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
 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集作麋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
 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豹為麋梟為
 鷓鴣蝦蟇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
 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未久集作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
 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虎豹將恐虎窟公城豹遊公庭
 梟集公楹羣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山
 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
 英所曰待君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
 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邪為忠信化進競為退讓

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極純朴
 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漫論壬寅歲此下京本有蒙字

漫不足規下京本有漫無所用四字

他郊京本作何効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雜論中

詞科論一首

難進論一首

六逆論一首

守道論一首

天爵論一首

王言論一首

豪俠論一首

君子論一首

詞科論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
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有疑作一禮部
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

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歛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撫隱慝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賓有裳錦握蘭韜劍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恠而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器於身知己不可以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

願因左右思待擯介或沒齒不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
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於溟海剖而探其珠
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
乎蟋蟀候秋而吟蜉蝣乘陰而出豈借援於左右求容於
儂介哉而足下牽流議於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
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以上達言有邪正
百慮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悵
不可以一理徵事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
信以為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
恥干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沈與物厚薄潔其衣服矜其車

徒俛仰權貴之間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
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
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
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
泉棲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沈迹蓬茨位末名卑譽
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
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勳餘
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燕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
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
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
輝庶之暉靈蛇獻珠貽按劍之怒然而遵古人懿業類芻

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比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
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智畢議謀於未兆慮於未形探玄
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寘立羣情之表獨與大道為鄰復有
騁變効奇 談詭論文雕琢之辨縱焯焯之詞不思作則
垂訓期於動聽駭目夫繁聲奪雅令色惑真綆短不可以
汲深褚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之辭披
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體
防翦不作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
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
度夫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閑邪

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
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
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
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駟者効趨走之
技龍冀補鼠非所騁其逸足牛鼎烹雞豈傷殊於常器然
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申方以進
而關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
以己所未達一作達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
曠而不接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
效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

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
實未成同為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闕
甘旨之豐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患亮明才士之智匡
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於
近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說侈言貴辨偽而惡切直外恃
位而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北轅而
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疑作徒有
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
曰若然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沈抑以為常良士無
登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為其然也
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

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實得
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夷
途以招絕迹總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
知行藏有宜取舍有分為仁由己芝蘭雖幽而自芳子苟
好之珠玉不脛而自走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
賓而退齋居三日罷鐘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
色夢想正士饑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登堂而訪焉言行
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

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集有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

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集有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

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予以母貴者也若貴而

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集作矣而可捨

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

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

是而妨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

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

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

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於集作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一作賊

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

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

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

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蜀本作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

一言立一詞則甄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

混然而以集作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集有以字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味之以為狂為怪而

欲世之為集作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

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前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
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
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
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
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屬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
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
之以黜遠鞭朴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
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是集作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功集作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
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前人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理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本

有為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集有武將軍言

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

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

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

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

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

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

奸人之雄游說之事集作焉得為之獻替哉為文粹有臣

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前人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

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英華作汲黯

好遊俠任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集無斯

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夫俠者蓋非

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

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據集作君

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集作者邪所害者正

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

麿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統承基為承其乾賊于志

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

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

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
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怯集作顧惜由是而
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君集作臣子論

前人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
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
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
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
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
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

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

貴也

此謂王濛劉真長之傳

然世亦有不拘小節

集作疵

而能全大節

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
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其後竟誅諸呂

以安

漢集作劉氏

漢比

集無此字

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

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
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
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
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此下負氣王公士之者本皆八音五音之也
所以名氣之聞不有以之也故也
今以名氣自謂古者亦不與也
所以行王公士之者亦不與也
所以名氣自謂古者亦不與也
所以行王公士之者亦不與也
所以名氣自謂古者亦不與也
所以行王公士之者亦不與也
所以名氣自謂古者亦不與也
所以行王公士之者亦不與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雜論下

虛名論一首

小人論一首

退身論一首

隨論上下二首

隋對女樂論一首

廣廢莊論一首

薦士論一首

貢士論一首

寒素論一首

銓衡論一首

不招士論一首

小功不稅論一首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集作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蜀本故
其詩曰密勿從事不告敢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又曰分
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晉總論
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
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
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虛曠
名重者蓋議集作譏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
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覲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
赴火唯恐不及豈蚩蚩負蟹之謂哉虛名者以眾多為其
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

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集作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知

集作

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

二字集

背本忘義抑又次

之便辟者疏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
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
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
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
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灌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
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己
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

集作

夫穿窬之

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資於路拾金於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為是有償金者之行矣集作也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集作以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退身論

前人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櫻大戮所以

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謨集作謀其身猶有恨况常人哉其

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誅者如荷戟以當猛集作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

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集作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

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擢司諫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蜀作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邱園而行險

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災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集作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

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於王霸之說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一作功以反變者也昔者紂為無道以流毒於羣邦天下囂然不待文王之仁人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

扶義陵戎除去大憝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
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
無大惠於羣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
苟微虐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
此之時有能匡飭暴彊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
誓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
以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
天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
知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
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
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

也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
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為天下也法天
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推其誠心而
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故
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
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
用肉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
之為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虐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
大變焉及桓文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
而不能革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異
則事殊時遷則俗易執一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

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乎疑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況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嘗為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嘗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僂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於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

恥以屈道為辱

不以

屈身為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為然哉為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為割烹而不顧其恥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

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為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取舍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己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豈樂為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奈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為諒也觀懸磔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為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

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為利也苟不知為利於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恥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恥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厯說諸侯環軒於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惓惓而不能已焉終無可奈何故逐於魯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栖皇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愈窮其進彌塞不知者以仲尼之為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恥焉可也今牛舛雖為辱猶不愈於公山氏

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己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己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為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舛之恥吾將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

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
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
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
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
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
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羣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
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恣率一時之
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蒲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鐘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
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落淑女非謂淑女
執其樂也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
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贅詩
而終始疑作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
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
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
其辭折其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
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疑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
知其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
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

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
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
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
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餘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證
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
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
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
心也必馮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
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疏矣且所謂無者特未
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

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
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
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
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
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
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不用之無用者苗之莠
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
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
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為薪皆在生得
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
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槨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

在鞭與不鞭

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羣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子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羣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一作知爭歸於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為害之者則令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執行

仁義禮樂於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於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己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於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疑作競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

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冀矣不尚賢殫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上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詭詭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疏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舐痔違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誥焉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為裨補聖世奏章不絕於明庭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一作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眾或考秩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功勞或昇獎舊勳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敘其勞績無一日不為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於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生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

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偽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為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變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為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一
所送群衆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
九衢是非相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
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奉署謂之借聽一作廳取其謬舉之
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
美秩名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
交於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撫實哉官達倖門易如
秋草能復貴賤之別與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
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
學也相如牧皋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
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
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

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
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
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 如一死生不變之為
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
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為
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
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
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皋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
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
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
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

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死節尚且不疑况復昇榮顯之中行心習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己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為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為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况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交賁於丘園蓋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既不廢於朝夕於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伸明上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知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前人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

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沈密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沈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

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鏑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克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舍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為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疑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白一作抱憤之人汨沒塵上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

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為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於傅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為盛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脩為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堯舜興於畎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曾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為仁義一日則為君子不為仁義一日則為小人豈在世載相襲

冠裳相承哉吁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廷之下皆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弟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為差也况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有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為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為之伍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擊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

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為匹夫暮為卿相者有之矣朝為諸侯暮為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舍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為瑚璉之器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閭之內為棟梁之用士之美者非貴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竿而為王者師挽車而為王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為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勳代授

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為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皆砥筆署夕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善久廢其事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廢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為笑端不可以取亦屈居清官若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

賂之交填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一作夕之中以藥為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能之豈復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彫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蠅起以至於阡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之為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皆為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為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

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賈人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與土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當罪青之門有人也乃武既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不然而青以為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惜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為不可何也由不為辯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恆晚晚終無追服言不可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為小功之親多而未疏又不比古圖疑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制

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為五服之義宜已謹矣彼曾子仁厚純篤之行以禮為薄而私恠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為此也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於今弗解也韓文公可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小人論既無恩愛

表本作既無恩愛仁義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一

議一

封禪

封禪議一首

封禪射牲議一首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一首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九亞獻議一首

南郊先燔後祭議一首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論立對破陣慶善三舞二首

魯議一首

封禪

封禪議

顏師古 貞觀十一年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舊唐書作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

禮固當為唐書作於壇下距唐書作趾預會要通典作先申齋潔贊饗已畢

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

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

山上圍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唐書作加四面各設

一陛唐書作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唐書作階而會要作宜就行事二字

唐書作上附玉牒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

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代宗儻無此石皆應取

自他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縝

會要作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礧礧非稽古之文會要作稱本無

義訓可尋羸會要作盈縮之間貴在折中會要作衷不煩紛議更增

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

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

建分封亦以班柱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若置牒壇

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唯嚴秘之道有如簡

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圍壇之上安置方石

封印唐書通典作璽緘既訖會要作畢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

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裡皆充器幣豈

嫌華靡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

資藻緝玉牒玉檢式韞靈琦會要作事傳之無窮永存會要

在作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

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

檢厚二寸

唐書有長短闊一如玉牒七寸

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

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

唐書作雕

飾今既積土厚封更

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

會要作不置勒

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

通典作大

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域威橫八極靈祇不受其

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摠臣下之至具

會要作其

祭壇之例

會要作制

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

會要作職

百神固宜

刻頌顯

會要作通典作明

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

會要作園

石闕別樹

唐書作迴建

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

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

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玄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

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

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

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

曰謹率愚管其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

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

元封倪寬專贊其決逮乎光

會要作逮

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

雜議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

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

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

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於聖德稟自宸衷
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
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
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
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
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於往冊自君作古實惟令範聖
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取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
衷謹錄奏聞伏聽裁擇謹議

封禪射牲議

高宗

裴守真

未淳元年

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
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
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
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
牢牲搃畢天皇通典作唯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
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
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謹議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中宗

褚元量

景龍三年

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
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
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
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

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一作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一作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唐策作助會要作同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丁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明一作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

文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惟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英華作外非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所以一作似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

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

預唐策作助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會要作權悖亂

彝倫黷神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代太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

之大績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

臣忝守經術不敢默然會要作緘默請旁詢碩儒俯循一作撫舊

典遵採作曲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

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唐策作美歟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蔣欽緒

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

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

也又司凡筵云設祀先王之昨讀作昨席明一作則祭宗廟亦

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

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

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

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

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

宗廟之摠名非一作不獨天地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鬱

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按尸與筭皆宗廟

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殞職大祭祀后

裸獻則贊瑤爵據天無裸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

之明文欽明所執會要作云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

矣又周禮太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會要則作赴

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

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

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臨一作帥執事而卜日宿

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一作詔大號理其大禮三字

一作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會要有大字祭祀則攝位此

已上一作會要作云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

大祗大鬼六字英華只作大祗會要作大祭今以舊唐書祝欽明傳增入之祭也已下文

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

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

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

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

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

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王后

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

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

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

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

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廟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一作合何人

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

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

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

六服謂禘衣

周禮注及唐史並作搖英華皆作搖

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

也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翟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先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採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皇后

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玄注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闕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一作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

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
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
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
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
議助祭實無正一作明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明主立
斷非臣所敢言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祝欽明傳

南郊先燔後祭議

唐子元徐堅同議開元年中

議曰臣等謹按明慶年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
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
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備而一作則天神降八變而一作則
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

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
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
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明慶中無忌等奏
稱晉氏之前猶尊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
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方
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一作燔後方
又按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
先燔無忌之奏一作事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特祭一作薦
於神坐也又下文作一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
幣各放如一作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小一作少為貴者祭

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座理即一作不

惑又云四珪圭珪通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

之時以旅五方天地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

按明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

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

更加駢牲充其寶一作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牲失特

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制一作意事乃無憑請依貞觀

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禮儀志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此篇英華題作太宗廟樂舞名議非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

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度一作定奏聞

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實宜

允副會要有此十六字伏惟聖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

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箚慶崇會作要出瓜瓞詩云濬哲惟一作

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四字一作久而有深智會要作久而

智深虞夏二代發禎會要作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

其登歌則各為駢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一作沮漆教新豳岐

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今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一作長興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請奏永錫之舞代會要作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
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
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
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
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一作佑式崇勿替誕
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始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
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
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一作暉麗天易
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
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二

許敬宗

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祀
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克一作宜宣是以八佾具陳肅儀
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著一作考作樂之明義
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於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
感通率由冥極孝治一作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
崇於百世一作葉永言錫祚思一作弘頌聲鍾律革音播鏗
鏘於享一作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一作詔典司
加隆一作會要崇稱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
濬源長委邁吞鶯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咸一作盛韜光於
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紐地補天重張區宇返魂肉骨
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齊明雖復聖迹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
名言敬備樂章式昭彝範具列如左皇祖弘農府君宣簡
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
大基通典作階之舞世通典作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
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
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音樂志

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高宗永淳元年

裴守貞

見舊唐書并會要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
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
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

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
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
代一作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
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此一無兼而用之以廣魯
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
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
也何則郢聞有其一無其字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
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禮樂以王者是
以非禮誣周公也設若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

禮記卷之六

可以亦無以字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

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當用

可知矣又恐未來一作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疑一作從因言杞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

之一無之字後得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恐其未能又

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

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一無此字亦異數之定分也夫

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

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

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

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三亦無此字設公廟歌雍徹嗟

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

從子不得從其父邠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

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一作知其不享是

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一作子魯矣安在其為成康

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一有商二字成康之名孰與太戊崇

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

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

之長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一有大字王

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

禮記卷之六

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之私也
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
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
尊崇其父至於德功未著則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
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
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一作予周公乎周公有
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
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
尊於周公伯禽豈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
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弗克負荷首一無此字亂王者
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一作皆唐文粹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二

議二

明堂

明堂議三首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三首

明堂大饗議一首

明堂告朔議三首

明堂議

魏徵貞觀五年

議曰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
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
圖其上圓下方復文粹作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唐舊書禮儀志
會要文粹 歸暨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
並作 裴頡以諸儒持論異端鋒唐書文粹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
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

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哲
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
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
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
以神以虛玄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
測故廣袤之度罔知自何者至此一百一字夫孝因心生
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
以廣其敬宣尼美歎諸本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代
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
土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
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

之懽心九譯之貢既陳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

中自五帝至此九十臣等親奉德音預諸本參大議思竭

塵露增崇諸本作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

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

為則大體二字諸本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臻諸本厥中今

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

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

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諸本則並

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諸本不作諸本必師古圖像

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

之下惟聞皇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

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同前

顏師古

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舊唐書會志文簡牘

全文莫覩起自舊唐書會要黃帝降及唐諸本虞彌歷夏

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鉅

諸本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旨要實

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

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文粹作實亦蕪昧然周

書之敘明堂記其四面則有應庫諸本雉門據此一堂固

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

月令諸本無四時之次相同唐志則露寢之義足為隱括

諸本又云諸本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韞禮於禩下

諸本九門磔禳諸本禩止諸本疾疫置梁除文粹

道以利農夫令國為諸本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諸本

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諸本皆在露寢者也又記云

三字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

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尸子

諸本無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

明堂斯皆露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後諸本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

常居出令諸本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

文苑英華

曰諸本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諸本作

縉紳言論紛紛諸本終以不定諸本乃立於汶水之

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其方唐志亦無方面唐志孝成

之世諸本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

大議營起諸本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

諸本四字作其實金哀唐志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

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大廟一物二名

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大廟凡有七

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兢為巧說並出自胷襟曾無師祖

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諸本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

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諸本一隨時之義

斷可知矣聖上大啟崇基光膺寶運功高開闢之後德邁

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畎澮於溟渤隨山練石慙培塿於

方壺大樂與天地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

節寧踵前代之膠庠天縱多能睿詰玄覽總五行之秀氣

抱六藝之菁華秩宗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稟

訓於深衷隱顯無遺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

明堂爰降絲紱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

惑於僉議自聖上至此假如姬旦諸本舊章猶當

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乎鄭氏臆說淳于

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謹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

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鈎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唐書會要作闈實允事宜量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典彝諸本作明堂永貽則諸本作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同前

陳貞節

舊唐書志作王宗仁有馮宗陳貞節等議

議曰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舊唐書有自字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方下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

所當太極上帝之宮乎故俯仰從容

諸本作仰協俯從

正名定位

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

唐王作昔漢氏

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考

文粹作據唐志作究

難明孝武初議

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

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於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

年始製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

會要作元是

元年立於

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恆

取景已者

者自會要作而已

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

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成又永徽三

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

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禮既

遙禮經甚諸本奈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之諸本

無之不孚佑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

皇室仲圮之期躡和意後漢作喜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

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已諸本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

順端門唐志文粹作關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

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眾庶聞之或以為神靈之

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機大

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會要煙焰蔽日梁柱

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文粹遽加脩復况乎

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乖諸本彝典

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工文粹

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奈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

可者二也南明爽塏事資虔敬密近唐志文粹宮掖何以祈

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諸本作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會

作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

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文粹之計擇煩文粹

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脩可因者隨時唐書會要適用

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謹議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孔玄義垂拱元年

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

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舊唐書通典會昊天是也物

之大者莫大唐書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

過於此以明尊唐書之極也又易曰唐書會要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

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

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

肇基會要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

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

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

之祭祀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祖諸本無此言高宗天

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謹議

同前

沈伯儀

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云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

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

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饗殷人則捨契而取

會要冥去取既差唐書前後乖次則舊唐書志禮之序

莫尚於周禘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

成王以二字唐志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

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
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
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
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
薦獻頻繁舊唐如此英華并會要作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
禮宗諸本一作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
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
請配圓丘方丘通典會要作畢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
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
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摠配五天謹議

同前

元萬頃范履冰同議

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通典開基太宗
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上帝弘祖宗
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德罄
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古舊唐志作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
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
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
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通典作
之祠殊失聖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會要作恭以承唐志通志忠
而順美竊惟唐志通典作以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
通唐志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
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

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遷唐志作通便是臣黜於君
遠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
哀感之誠狗皇帝孝惠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
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
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
魄等遂合樞闡三葉之宏謨唐志作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
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
皇大帝厯配五祠以申典禮謹議

明堂大饗議

議曰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
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

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
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
情深崇禮唐志作禮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
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
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眾神蓋義出
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四瀆
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摠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
天之親雜與會要作以小神同薦於嚴配之道理有不安望請
每歲元旦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嶽以下請依禮

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圓丘庶不煩黷謹議

明堂告朔議

聖歷元年

閻仁誥

會要作閻仁誥班思簡等同議

議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千寶注云周正建子月之吉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則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韓魏至今莫之適會要作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之

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祠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祖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會要作禮論一作記非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一作君有

明堂即令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一作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

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一作每月一日告朔之禮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一作頒告

於朔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王方慶

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一作順天氣統

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唐諱室殷曰重

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

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

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一無此字為主漢代達學

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秦邕一作蔡邕立議會要

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大

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

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

上辛日於郊摠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

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

則禍亂不作會要災害不生會要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

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

按春秋文公十會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

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

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文粹有以此二

字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

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

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

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

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旦

通天宮受朝讀會要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

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

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

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

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

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

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旦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

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摠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

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

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

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

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

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

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用一作同鄭玄云凡聽

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一作日明五方上帝之一

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

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

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

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一作識其禮羊亡其禮遂

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

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一作造明堂於太山既

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

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三字會要於明堂

諸侯王列侯宗子一作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盈戶賜

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

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

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煙滅一作載告

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摠

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

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一作

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樂

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括撫前
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
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
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
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
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一堂
一作明事亦煩數五月視朔恐不可廢謹議
堂二字

由緒浙本文粹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張齊賢

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
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此一無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

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閏月

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中一作禮

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一作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

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

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

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一作其文甚

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一作周禮天官太

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唐會要如此於邦國都

鄙乃懸象一無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一作浹日而歛之

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

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唐會要如此於邦國都

於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
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
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
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
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以一無此字經所云正月之吉者
卽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
卽一作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
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
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
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
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

之禮卽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

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卽一作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其

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夫明又

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而

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

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卽太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

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

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

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

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

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

時帝為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一作能饗帝孝子為

唯一作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

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

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

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日月告

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子職云頒告於邦國是摠頒

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

王猶日月告朔頒之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

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

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一作下喪亂

弘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

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

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

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

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楯昭

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

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

在宸極事闕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文苑英華

卷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三

議三

宗廟

太原寢廟議一首

定宗廟議一首

七廟議二首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二首

太廟遷祔議一首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二首

遷廟議二首

重修伍員廟議一首

太原寢廟議

顏師古

貞觀九年

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

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

傍觀祭典考驗唐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

置至若唐志周之豐鎬並唐志為遷都乃是因事更唐志

便營非云一時俱唐志作別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

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禹貢常玄成匡衡

等招聚儒學博謀會要作詢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

後彌歷年代輟而弗會要作不為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不欲

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格言

皇王之通訓况復導揚素志實招擬作昭懿則俾遵儉約無

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乖先古會要作旨靡率舊

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

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採縉紳僉曰

惟允謹議

定宗廟議

岑文本貞觀九年

議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莫不二字一作何嘗不

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爰致一作致郊廟自義

乖闕里學滅秦廷儒雅既喪經籍堙一作湮殄雖兩漢纂修

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

偏說是所一作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會要作今多歷年代語

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

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分而不定陛下至德自

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

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盛典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會要

作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一作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

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
昆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
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
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
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一作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
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通典况
復禮由人情非自天墮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
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
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

等參議請依晉宋舊典一作故事立親廟五一作六其祖宗之典
一作制不在此數一作武庶承天之道興於治一作理定之辰
尊祖之義成於孝洽之日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七廟議

議曰昔孫會要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
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一作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
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墀王制云會要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
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之廟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會要太祖東向昭南向穆
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

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饗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會要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為會要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一作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一作故宇文氏以文一作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一作重光

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大一作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會要大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今作七依舊號令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一作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會要太祖之外以周文王會要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唐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一作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裕羣主合食之太祖

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者殊為不可何者昔
在商周稷高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高故以稷
高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
主失守一作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基明命會要今乃
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
不以曹叅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晉氏不以胡公
殷王印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
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
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
僉一作多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
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
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一作是非三祖二
會要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
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
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維新宜應慎禮
祭神如一作如神在理不可會要誣請準勅加太廟為七室享
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劉承慶尹知章同議

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

之明文古今之通稱一作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探一作採列辟

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會要之主受命之君王迹

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高六字會要作昔湯武受命祚因稷高太

祖代遠出乎會要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

非由繇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

隆會要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別一作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

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

備更會要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

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會要葉重光景皇帝濬

德基會要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一作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

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

七故先朝未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暹

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還止

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

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

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

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

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通典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

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

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裴子餘開元三年

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嗣一作亂殞身昭代聖人

一作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厚憲章往昔垂法一作範將來

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善繼志者

不可改也我太宗文武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太上

皇能事斯畢宵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通則類應樂感

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

色鴻名昔嫫廟列周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

並前史一作代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

有所殷一作會要方從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

登僕曰子將以晉界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復明

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

有其祀立廟必也一作矣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

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

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

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為嫌豈與夫睿聖深恩一作會要作闡

揚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一作會要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

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庚匪漢思

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自

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九祖並享三

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既而疾因夢譴嗣

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既非此例不假推揚但

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於軒
懸牢禮不虧於乾豆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
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
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
更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為國謹議

一作皆通典

同前

段同泰

議曰古先哲王作範貽訓不肯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
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以調
弦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
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

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修虞

祀書稱成秩禮記

舊唐志作記
會要作祀

百神紛綸歲蕤可畧言矣

按陳貞節奏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
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
相屬裸獻連時又引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玄成匡
衡等議以為先王典禮不可越者臣愚以為貢禹上書匡
衡奏記理異於此事匪其倫何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墠往
復於商周之際徘徊於遷毀之間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
別營祠宇義列太廟恩出當時如逝者之錫蘋繁亦猶生
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
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

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會要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奏狀云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等廟比來裸享皆稟舊章牲止少牢舞纔六佾進無季氏之僭退用諸侯之禮恭惟故實未為乖謬自茲以降斷亦可知又據匡衡議思戾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會要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總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為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

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據班彪之言足明古今異制禮合從宜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為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與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蓋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置戾園睦親也晉修虞祀繼絕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且置神之祀春秋所非陟岡在原詩人攸歎國家仁及草木孝通神明澤既漏於三泉恩亦覃於九族豈有遠則堂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絕於總麻情見遺於黍稷臣愚以為置之則綏族廢之則收恩綏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為宜謹議

太廟遷祔議

陳貞節

蘇獻等議
開元四年

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叙矣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湯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唐志如此英華作武宣不嗣於孝成而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絕一作懷帝自繼於世唐諱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湯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

二字一作天子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湯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裕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祿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 一作舊唐書志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前人

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太后有太妙之德以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舊唐書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

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貞元十五年九月

今年夏四月禘享於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又伏准今月十六日勅帝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

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后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於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上集無上字皇

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集作于晉晉不以兄弟為代

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文粹有特字築一室

肅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

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懿祖故自武德至於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儀一作疑倒置之失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於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文粹集則本作宜

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元貞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一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如集作加幣玉虞集作虛主而枚卜瘞埋集作膚援集作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從集作猶別廟也等集作于集作於創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啟皇運于后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玄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之文粹

無此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集本文粹作義禮文祀典

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明儒禮官講貫

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

時與崔微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集本文粹

作議中乃今累叨睿獎獲二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

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

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謹議

同前

元稹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

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

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

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為不遷之廟以愚所裁

皆非得禮之中也按禮官為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

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皆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

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為始有功者為祖

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按禮

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

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

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

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為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

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

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

立七廟唐虞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
 四為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
 周禮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於集作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
 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
 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集作周之始王並無集作盡為
 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
 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
 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
 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為中宗惠
 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

何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
 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為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
 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為說者以理推
 之尤為不可借集作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
 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
 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盡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
 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
 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有宗
集作百祖集作千宗盡居集作歸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
 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
 則無據言情集有酌字禮則兩乖酌集作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

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
規為百集作萬代不朽之定制集作計不易親親之祀終無它
惑之疑誠一王盛典也謹議

重修伍員廟

李善夷

伍相公員也廟在澧江之渚自為寇之擾為兵火所焚為
野火所燎為風雨所壞為江浪所侵垂二十年向為墟矣
雖有鍾山蔣侯之驗其神亦無所依止澧守欲重建廟宇
里人曰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又曰員孝
於父者其廟廢之則無以旌其孝建之則無以勸其忠太
守不決一日問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君者楚
平王非員之君也書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楚之君即非天子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
也楚子實天子之臣員即楚之陪臣吳楚之君乃五等封
以其國迫近蠻夷地雖廣不得為侯伯而為子男故仲尼
修春秋吳越楚雖大而不稱王止稱吳子越子楚子而已
王乃彼之自僭則欺天欺天則安得其下不逆夫覆載之
內天子為君上固不可異二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
然後殺楚子諸子觀兵滅國無代無之子胥周之臣也君
在上不欺天者忠也復父仇者孝也忠孝既備安得無馨
香之祀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四

議四

祭祀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一首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一首

論配坐議一首

功臣配饗議一首

禘祫議一首

加邊豆增服紀議二首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一首

禘祫議一首

敬鬼神議一首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顯慶二年七月十七日

長孫無忌許敬宗同議

議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

舊唐志

法施於人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一作禮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唐志修作事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鄴以太公配祭周

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按

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

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

通典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

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通典作禮樂詩書

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

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

師則偏善一經漢魏會要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

先師周公宣公迭通典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

貞觀之末

通典作制

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

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

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通典作更改遂違明詔但成

王幼年周公踐極通典作攝政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

此即周公會要作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

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

於千代通典作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會要

降奕葉封通典作繼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賤

乎通典作俯人會要 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賤為從祀亦

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

武王謹議

此篇自祭唐堯至準貞觀共八十八字英華元脫去

今以舊唐志會要添入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議曰依

舊唐志作據

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

通典會要作義

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通典作祠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

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通典作為

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令及周官皆謂圓

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

乖諸本作殊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唐志作於天百穀草

木麗乎同上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

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諸本作吳大則成昊天據遠視之蒼

然六字諸本作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

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

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外別有北

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

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三通典會要作二等與北斗並列通典作別

為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唐志通典作所說此乃義

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通典恒作緣相沿唐志通典作緣不謬又按

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

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例

諸本作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

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吳非

天諸本作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通典作別無圓丘

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

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圓丘

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校吏部式惟有南

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導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

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

天而以為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

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
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唐志作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
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
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
合為會要作一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唐志作條附式令永垂後
則謹議

論配坐議文粹作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前人顯慶元年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
義五代本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
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
舊唐志作聖德追奉太宗以唐志文粹作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

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
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地深乖明
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曰二本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明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
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儀二本唯法云周人
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曰禘郊祖宗謂祭
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
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二本註乃以祖宗合
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唐志良為謬矣故
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

又於其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唐志作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泊貞觀並無一代兩

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

事乃不經不二本作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

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

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聖朝故事已有迹遷之典取

法宗文粹作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唐志作構室有

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文粹作曆聖之洪緒德

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彰慶屈道事周導

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

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

改制物文創作粹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文粹

作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六

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
立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唐書作協天
造於上靈

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本
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文粹
作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

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臣等叨濫職定彛章敢執
禮經昧死陳情疑作
請謹議

功臣配饗議

顏師古貞觀十
六年

議曰竊以肅恭裡祀經邦彛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
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立化
醇深錯綜遺文苞括舊藝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吉蠲股肱
良哉豫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

僚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各

殊執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為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禘何休

所釋又異鄭立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視之證是非衆論

雖曰踏駁隆殺二端厥趣可觀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

禘小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亨周禮著祭於大

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

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

氏命曆卜食咸陽脩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

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會要
作揚其

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于昵昔賢著誠黷則不

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

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况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禘配功臣禘則不豫會要及依經合義進退為允謹議

禘禘議

上元三年

史玄璨

議曰按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義引通典會要作列鄭玄禘禘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諸本作享下同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是三月喪畢

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

唐志作當

禘于羣廟僖公

二字唐志作又宣公八年

禘僖公也

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

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爾以後五年而載

諸本作再

殷祭則六

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

禘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

通典會要作齊

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

傳曰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

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

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

不違傳義謹議

加邊豆增服紀議

崔沔

開元二十三年

議曰伏準今月十八日恩赦節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

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者。謹按太常奏狀：陸海所產鮮美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今既須豐理，應加數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者，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文精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通典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藥汗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會要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文粹玄可存而不能文粹會測也。祭禮至文粹敬可備。

而不敢通典廢也。是以毛血腥爛。文粹作血。玄罇，犧象靡

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

存節制。故禮云：乃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

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

簋，簠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

周公制禮，咸文粹有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

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

純文粹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文粹祭

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

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舊時享祀。四字諸本

禮饌畢陳用周之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
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一作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

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取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

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

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勗文粹作勗虔誠其進

貢珍羞或時物會要作及時鮮美考諸祀通典文粹作祠貢典有所漏

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

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品隨物所宜

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瓚瓚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也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

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

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

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公之楹又刻其楹春秋書

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

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享宗廟四字文粹作而

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

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

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通典無一作合執

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文粹作臣竊據禮文

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不可反制諸本作小敬

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其諸本

其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

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

父母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

母服請加至袒免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

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舊唐志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正家之道不可以二唐志惣一之唐志義理歸本宗父以

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皆

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

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唐志會要禮

時改舊儀唐志會要章漸廣涓陽之恩不遵會要洙泗之典及

弘道之後唐元會要作隆乃明皇諱之間國命再移於外祖矣禮云

徵兆儻或斯見會要作因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

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羣會要議

紛拏各安所唐志會要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皇帝唐志會

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

古禮事復典故唐志作人知方向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

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謹議

同前

楊仲昌

議曰伏奉去 十七日勅太常卿韋縉奏稱正月十八

日恩赦節 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

通宜令禮 詳具奏令諸馨香之物甘旨新鮮肥濃

之物陸海 每座籩豆各加十二酒爵制度

亦令廣大

陋嘗聞於師猥叅廷議之末思答守

官之用謹

祭不欲煩煩則黷文粹有制字亦不欲簡

簡則怠又

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

黍稷猶未有

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

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

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

唐志作和

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

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

唐志文粹作上

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云

文粹作文

之情而變作者之法

皆充祭用非所詳也

會要作宜

易曰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

此明祭存

會要作尚

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奠

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

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

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

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

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

會要作有行字之於園陵愚

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

焉又外祖父母請加

大功九月姨舅齊類加至小功五

月堂姨舅舅母並

至袒免者謹按

會要作臣聞

儀禮曰外

祖皆總又曰外

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五

月其為舅總鄭

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

月訖今之所加

前旨

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

改聖後學何從

堂姨舅母並

為袒免則何以祖述

禮經乎如以外 毋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
如以外孫為服 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陵乎儻
必如是深所不 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
所不至理必然也 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
路對曰吾寡兄弟 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
不忍也子路聞而遂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
抑情是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
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况乎喪服之紀先王大
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
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
為不可謹議

右二篇舊唐志會要通典以服紀不當入祭祀遂並
分兩處唯英華總為一議蓋元詔併指二事當仍英
華之舊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永秦二年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命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唐志會要作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
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
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繇纘禹黜夏
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
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
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

高皇帝為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文粹王業建封于唐

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

后稷之封邠郊禘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

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

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文粹漢氏文粹之末

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斯

文粹孰甚焉舊唐志作孰莫大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

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會要作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

唐志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

道其墜於唐志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

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

恐非所宜言文粹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

食天地之制自謹稽至此二十字唐志請仍舊禮文粹謹

議作謹稽禮文參諸往制

禘祫議

韓愈貞元十年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

節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恭集作敬集作祀事凡有疑三字集在不敢自專聿求厥

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

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

及議而志切集作在集作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之主集作祖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

裕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

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

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集作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

廟主宜毀之宜瘞之六字集作宜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

記云集無云字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

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

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

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

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各宜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

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

豈惟文粹有使字人聽疑惑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遲集作不

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有太祖其屬乃獻

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杭本作子大祭

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

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遠之集作違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所主集其所廢祭則於義集作禮不通此五說

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

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
太祖得正東饗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曰集作
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
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饗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
衆集作禘祫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神之
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
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
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
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敬鬼神議

李谿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
教人孝悌非謂能為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
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則何以知其益耶且書稱
帝堯命重黎絕地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于地地
人不奸於天注云修矣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氏傳稱大禹
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魑魅魍魎此亦言捍禦僻
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既使重黎能絕
地天通則人神已不降格矣夏禹何所加益而鑄鼎耶若
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
斯二說將為妄則列之經史以為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

神尚在域中耶為前聖所遏絕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
可詳辨以為果有耶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
也以為果無耶則不山蹊隧之逢不列於史策既千里著
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
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足求益耶然道固若是矣道斯
在豈必徼福而後為哉若徼福而後為則是內懷詐偽曲
諂之心非不愧乎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
則祠先主與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南
巢蜀之後主面縛於成都苟有神禹先主武侯之靈何不
救也豈有未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
鬼神未必能專為利害也設令能害盈福謙饗于克誠亦
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所為哉易曰小人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見利
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
於小人乎是故敬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疏怠匪求
益也苟有前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
故君子敬順而勿疑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四

七

姑昔于地則而修其

蓋也而... 興... 亦... 始... 爲... 而...

於小... 夫... 而... 亦... 而...

小...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亦... 而...



